

986
1975



河南程氏外書第一

朱公掞錄拾遺

性靜者可以為學

淳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

淳

實是實非能辨則循實是天下之事歸於一是是乃理也

循此理乃可進學至形而上者也

正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

正

忠信為基本所以進德也辭修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乃

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

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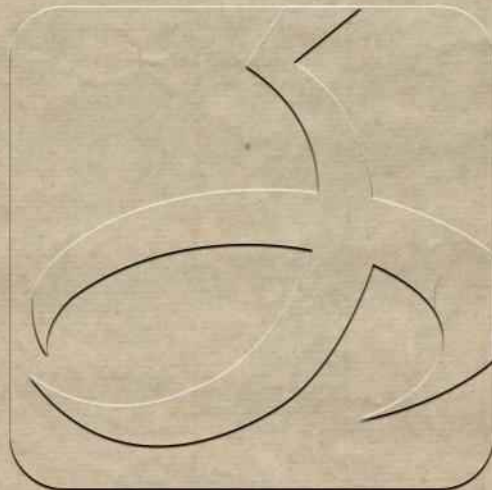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

正

心得之然後可以為已物

淳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為學本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治其器必求其用學道者當如何爾

學始於不欺闇室

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淡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去不仁則仁存

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

誠此之謂信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若上竿弄瓶至於斲輪誠至則不

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矧

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淳

人必以忠信為本無友不如己者無忠信者也子以四教

文行忠信忠信禮之本人無忠信則不可以為學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坐

位皆知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蓋

舅婦生無共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主皆刻

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月告朔茶

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

祭也每祭設則藏主於北壁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

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

祭器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扃之童孩奴妾

皆不可使褻而近也

仁者在己何憂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

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

獨樂者仁而已

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此君以碩鼠狡童之類

詩有取其意思可取者如無衣之詩亦有時而迫切取興有一事名數件事者如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詖辭偏蔽淫辭陷溺深邪辭信其說至於耽惑遁辭生於不正窮著便遁如墨者夷之之辭此四者楊墨兼有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以孔子本自見衛君行道反以非禮見迫孔子歎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喪予之意否否泰之

否天厭吾道也

性與天道此子貢初時未達此後能達之故發此歎辭非謂孔子不言其意淵奧如此人豈易到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聞之竦然共立後三嗅而作文如此順恐後人編簡脫錯嗅字

又不知古作甚字又近嘔字薄賣反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今人不為也信之不篤執德無由弘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然後可以祈益

無衣若以王道出軍行師我則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七月豳風大意憂思深遠有終久底意不惟豳國當如此

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一之日二之日語辭如此今人尚道甚時如何又如何不可謂變月言日女心傷悲采芣女功之時悲則思慮意當女功事思慮一家之所須君子之奉笱及君子同享此不須執辭此是終久底意思

鴟鴞惡鳥謂之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言惜巢之甚在鳥如此在人則是不壞王室不必以子為管蔡鴟鴞是管蔡此一篇闕文難解

出車嘒嘒草蟲意是南征西夷怨薄伐西戎時如此采芣彼爾戍役戍役維何維常之華言與將帥相承副如常棣之華路路車也君子將帥也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喻君子之憑依士衆小人則腓也易感其腓腓脚肚動貌作止柔止喻時

皇華送之以禮樂君不能自行故遣使以諭誠意於四方若無忠信安得誠意言此詩是如此不必詩中求九罭遵渚不宜刺朝廷言公之不歸於女信安乎得無以我公歸乎

詩若還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也有君子情意不到處

詩可以怨譏刺總是小弁與舜之怨別舜是自怨小弁直怨我罪伊何大要則止乎禮義其情則是國人之情

考槃觀其名早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决然不可復為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寤寐間永思念不

得復告於君畎畝不忘君之意

候人言不稱其君臣相遇蒼兮蔚兮草木藂茂貌山有蒼蔚之草木便朝躋而采之室有婉孌之少女人便斯飢而思之蒼蔚言其材婉孌言其德

白華自是漚之爲菅白茅自是爲束各自爲用如后妾各自有職分之子却遠此義理雲結爲雨露所以均被菅茅王之遇妃妾貴賤亦當均被我天運艱難故之子不猶碩人幽王也樵彼桑薪薪之舍者也申后宜待之以禮今反薄鼓聲聞於外我之誠意反不能感動於君此有鶩得所之不若也鶩鶩戢翼其常如此扁石登高以升車今捨此履卑如舍申適褒

丘中有麻大都言丘言阿言山多喻朝廷丘中是物所生

聚處麻是亦生其間不謂丘中更豐美但言丘中有麻麻能衣人有用底物喻賢者有益於人言朝廷當有賢者今彼畱乃小人賢者却咨嗟不見用將其來施施思其來當有賢者以施惠澤也麥人所賴以食亦喻賢者却反在鄉國故思其來食李徒能悅人口而不足以濟人如小人在位徒能悅人而無實效及於民又貽我佩玖止以其玩好而不切於用賢者則如麻麥之衣食人

丘中有麻不是所宜有處

一本無不字

碩人頎頎碩人敖敖疑頎頎敖敖兩句先言莊公衣裘衣非婦人服說於農郊言其勤政已下始言莊姜翟芻以朝勸勉莊公使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不說使驕上僭却言其勤政見莊姜賢處含怒不妬爭意施恩濺濺鱣鱣

發發言眾非取魚之意不能得大魚與莊姜不見答徒
有葭莢揭揭似庶姜孽孽驕且上僭故庶士有竭言國
人閔而憂之也眾小器也鱸鮪大魚也葭莢冗雜貌眾
中又隱無子意

自牧歸蕘卑以自牧之意蕘柔順意自牧歸順信美且異
此非是女能如此美乃賢美人貽之如此漢美之所以
切責之序言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式微式微衛君之故故字以其職而言以其爲方伯連
帥故暴露於中野微衛君之躬指其人也又切指其人
者以仁人君子望之泥中泥塗之中也大率詩意貴優
柔不迫切此乃治詩之法以爲君若不在此我胡爲在
此斥黎君也乃是脅君以歸又迫切時幾乎罵

旄丘地名前高後下誕之節今言葛節短也延蔓相屬叔

伯何故却不相救卹何字之一作文意黎在衛之西狄在

衛之北我黎之臣子非無車但汝不與我同故也

中谷有摧摧葭葦當在水不當在谷中是失所意修字非

修長之修疑同周禮修脯之修過於乾底意曷暴也其

乾猶未甚但遇爾艱難我便不善去濕則其性之濕都

無言其恩意已絕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嗟時也

三英粲兮粲然光明貌英乃若五紵類自是衣服禮數制

度非三德也

芄蘭蔓生草柔弱不能自立須依附方成枝蒂與惠公柔

弱童子佩成人之服雖佩人君成人之服其才能却不

我知垂帶悸兮臨朝悸悸然執心不定甲長也才能却

不能君長我庶民

兔爰兔奔走意詩序閔周由桓王失信故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使王師傷敗却周人受其禍難羅本以且兔今却雉離于羅如諸侯不軌周人受害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雙飛之意此男怨之辭言雄雉尚得其配匹已反不如我之懷思自罹此阻隔次章女怨不上其音相應和之辭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總意包其間百爾君子責爲政者汝豈不知德行戰國間惟是報怨不然貪人土地未嘗有以義興師動衆言汝但不伎不求何所用而不臧伎報怨也求貪土地也若以義發師婦人何怨之有婦人猶勉之正也若謂夫從從婦便

怨成何義理

狡童褻裳此兩節都只一意別無異義然謂君爲狡童於義有害離騷之中憂君之心則至然謂之不合道者後面比君爲禽又况目之曰狡童言不與我卽是鄭國人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文王之心以紂爲聖明何況比君爲禽又况目之狡童但作詩者未必皆聖人孔子各有所取此則取其不能與賢人圖事

清人一篇却是詠歌其事含情意在其間消彭軸莫也是地名左旋右抽中軍作好不必言射猶言高克之進不以禮

標有梅汲汲惟恐不及時

有女同車前說忽不娶齊女後言齊女却失却本意忽不

娶齊謂齊大非偶却不因色此則是設辭下言彼美結他詩中似如此者亦多

丰以諸事豐備此詩主意言男則須言女是俟我於巷非不下我又俟我於堂非不有禮將迎不可訓作送但女家因事不得將迎也衣錦裳錦卽是丈夫若婦人則惟欲其顯安有惡其文之著古之錦疑今之綾是裝錦相副之物如男女相配叔兮伯兮故駕子與行都主男女怨思失期意

東門之楊言婚姻昏時今則明星煌煌而不至楊最得陽氣之先者言人反不及時

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凶喪多言北又有各就其國所有而言者如周詩多言南

羔裘豹祛不是相稱猶君臣民須一體今反不相卹民則惟惠之懷言豈無他人惟子之故

汾沮洳沮洳水浸下濕之地雖有生物衆人亦棄之不采而君去采之言其儉嗇太過衆人棄之如此彼其之子反美愛之無度公路公行非公道如此非衆人所共取卽非公道公族公類公路衆人所共由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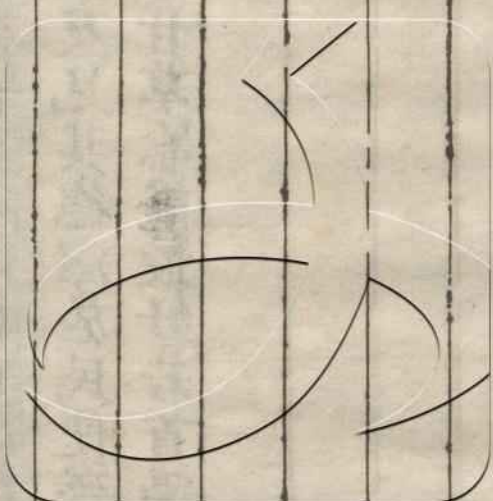
伐檀檀材可適用者言君子雖不得進亦自致身於清潔之地檀美材須是作梁棟用至於輪輻非檀可爲東門之墀除地曰墀如蘆可以築色言以禮則坦平如墀以色則姦阻如阪所以致民如此者正謂其室家則邇其人甚遠大抵丰東門之楊盡是已許昏後以禮不足不能成昏至於過時後上又不能使人殺禮故使人至

淫奔婦人脯脩棗栗若以禮時則是踐履此室家之道
豈不思欲得以禮如此卽子不我卽故待禮不得也
葛屨儉嗇便機巧計較所得也糾糾牢固意言牢做葛屨
亦以履霜摻摻貴者言衣服亦分貴賤禮諸母不漱裳
褻之襪之補綻意提提據字義勞意宛然左辟右插衣
古者短右袂謂便於事此皆賤者之事却佩象瑠貴者
之服此等總生於褊心

無衣武公始并晉國而能請命於天子之使故美其可美
也當時使來到國故請之七與六衣中一箇數目無以
六爲節此惟美其能請命一事以篡國殺君不以爲羞
至於衣服僭侈何難然其心不安至於請命然後安此
意思却可取又聖人不獨取其如此亦以見當時之會
雖大惡有如此詩亦可取魯風詩非無大惡然聖人錄
其頌不錄其風此則爲君諱也觀其頌之善止於此其
他則可知

揚之水白石鑿鑿同介甫說素衣朱襮見其美於外如桓
叔在下反見其德澤於民使晉人從之

采芩芩是甘草喻護最好若首陽之上却無



河南程氏外書第二

朱公掞問學拾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理可使無怨於事亦難天地之大

也人猶有所憾伯淳

子貢問為仁孔子告以為仁之資非極力言仁也正叔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有始有卒先後之序也

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正叔

毋意毋私意也毋必為毋固滯毋彼我乃曾子所言也伯淳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正叔

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

言其用人道也正叔

其言之不忤所為言之不愧伯淳

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昇之重畏大人如此尊嚴而亦自
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伯

周至也君子周至而不阿比正

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動容周旋中禮斯遠暴慢矣正顏

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矣正

身而不外求故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伯

尊五美屏四惡為政在已伯

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伯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伯

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子文章

伯 淳 水公對問學

弘寬廣也毅奮然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

陋伯

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正

九思各專其一伯

何莫由斯道也可離非道伯

吾斯之未能信不先自信何以治人伯

里仁為美里人之所止伯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

已伯

生理本直罔不直也亦生者幸而免也伯

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

樂之則為已之所有正

民亦人也務人之義乃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

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為知伯

先難克已也伯

聖乃仁之成德謂仁為聖譬猶雕木為龍木乃仁也龍乃

聖也指木為龍可乎故博施濟眾乃聖之事舉仁而言

之則能近取譬是也伯

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伯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

子當之正

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校焉是以

君子未嘗校也伯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

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正

貧不怨則諂諂尤甚於怨蓋守不固而有所為也伯

君子為善只有上達小人為不善只有下達伯

古之學者為己為己在己也伯

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伯

樂取於人為善便是與人為善與人為善乃公也正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伯

公孫丑問孟子加齊之卿相恐有所不勝而動心北宮黝

之勇氣亦不知守也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不知守約

也會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之勇同

伯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持

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

動志然志動氣爲多且若志專在淫辟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志者心之所之也伯淳

自曾子守義皆說篤實自內正本之學則觀人可以知言蔽陷遁窮皆離本也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蓋有德者必有言而曰我於辭命不能者不尚言也易所謂尚口乃窮也伯淳宰我子貢有若其智足以知聖人汙曲亦不至阿其所好以孔子之道彌綸天壤固賢於堯舜而觀生民以來有如夫子者乎然而未爲盡論但不至阿其所好也伯淳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伯淳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

哉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伯淳

色形所有也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踐形伯淳

益於背厚也正叔

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已

子厚

自反而忠而橫逆者猶若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事已

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正叔

不下帶言近也正叔

不祥凶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正叔

日月之明但容光者無不照正叔

保民如赤子此所以爲大人謂不失嬰兒之心不若保民

如赤子爲大

湯武反之也湯武身之也身踐履也反復也復則至聖人

之地伯淳

羞惡則有所不為知所止乃義之端伯淳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正叔

仁推之及久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

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正叔

坤六二文言云云坤道也誠為統體敬為用敬則內自直

誠合內外之道則萬物流形故義以方外

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齋戒亦敬也故可以事上帝

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伯淳

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用著以求卦非謂有著而後畫卦伯淳

祗與底同使底至也無至於悔伯淳

與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伯淳

安安安於理之所安者伯淳

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

乃君子之過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正叔

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至善也知既至自然

意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

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正叔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

然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正叔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

不愧於屋漏君子慎獨

伯淳

敬則自然儼若思安定辭其德可以安民

伯淳

有餘便是過慥篤實貌

正其理則萬事一一以貫之也

正叔

君子而時中無時不中

伯淳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

既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河南程氏外書第二

河南程氏外書第三

陳氏本拾遺

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聖人則

渾然無間斷故不言三月此孔子所以惜其未止也

聖人天地之用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皆自外來公欲亦寡矣

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

之氣象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乃天道也

由孟子可以觀易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蓋

不知仁道之在己也知仁道之在己而由之乃仁也

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身而

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己也一作凡言克者未能有諸己也必誠之

在已然後為克己禮亦理也有諸己則無不中於理君

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為克己復禮也克己

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人之視最先非禮而

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

能克己一作克仁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

息則餒矣

一言可以興邦公也一言可以喪邦私也公生明

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

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伯淳

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

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

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義而無

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此言義不言

命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

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思至於再則已審

三則惑矣

良其肯止欲於無見若欲見於彼而止之所施各異若良

其止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變而不

窮一作勞者事各止當其所也若鑑在此而物之妍媸自見於彼也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行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

良思不出其位乃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良其背乃止也背無欲無私也故可止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時年未五十也孔子未發明易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無謬亂既贊易道黜八索則易之道可以無過謬言學與大皆謙也

子貢善形容孔子德美溫以接物良乃善心恭則不侮儉則無欲讓則不好勝至於是邦宜必聞政

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自十五以下事皆學而知之者所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惑五十知天命而未至

命六十聞一以知百耳順心通也凡人聞一言則滯於一言一事則滯於一事不能貫通耳順者聞言則喻無所不通七十從心然後至於命

願無伐善則不私矣無施勞則仁矣顏子之志則可謂大而無以加矣然以孔子之言觀之則顏子之言出於有心也至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猶天地之化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制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由是也

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悅故夫子陳之曰予所否塞者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

孔子曰二三子以吾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無知之謂也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叩其兩端者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舉其近者衆人之所知極其遠者雖聖人亦如是矣其與人莫不皆然終始兩端皆竭盡矣

聖人愈自卑而道已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不爲酒困是也

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仲尼三年有成因周之舊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也不在血氣則不遷

於義理無害雖貧亦樂有害則慊慊一有不樂則字

桀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

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

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爲時無道故也聖人

不敢有忘天下之心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故其言如此

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之所常言故弟子聚

而記之夫子得邦家亦猶是也堯日篇

語之而敬故不惰言其好學也

瞻之在前過者忽然在後不及也如有所立卓爾聖人之中也

子在回何敢死死當爲先死非回之所當爲所當爲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討其罪爾

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故遠之然後可守成法

不踰閑者不踰矩也小德出入於法度之中大德如孔子

小德如顏子有一不善是亦出入也

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可告之若此學必待其自肯

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免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於陽虎之

時則不可吾將仕矣未爲非信也

公山召我而豈徒哉是孔子意他雖叛而召我其心不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則於義直有可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者佛肸召亦然禘自既灌而往皆不足觀從首至末皆非也知孔子不欲觀之說則於天下知萬事各正其名則其治如示諸掌獲罪於天時無所祈禱何爲媚與何爲媚寵與尊者所居喻貴臣寵一家所切喻當權

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某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何如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第

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
未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

量到也此一段
莆田本

皆不及門今不在焉

德不孤必有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只取不遠之意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此聖人嘆雉在山梁得其時而民不

得其時也子路不察乃共之三嗅而作使子路知我意

不在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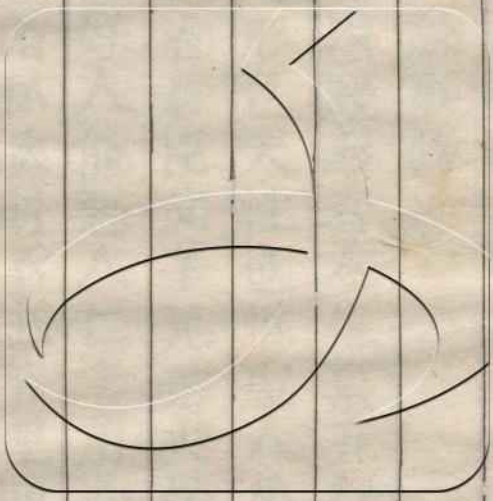
毋意毋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毋意與毋

我相近毋固與毋必相近須要分別不同意與志別志

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別也意發而當

卽是理也非意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又問聖人莫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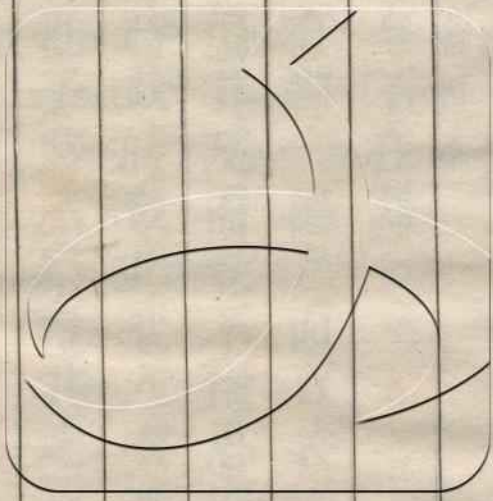
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



河南程氏外書第三

二程外書卷三

六



河南程氏外書第四

程氏學拾遺

李叅錄

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也窮至物理無他唯思而已矣思曰睿睿作聖聖人亦自思而得况於事物乎

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之秀氣頭圓足方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為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是也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公最近仁人循私欲則不忠公理則忠矣以公理施於人所以恕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故者舊也言

二程外書卷四
凡物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為主謂之利者唯不害之謂也一篇之義皆欲順利之而已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謂邇邇之人事也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義學者當深思

漢之儒者所以從學者數百人非惟風俗亦皆篤行君子也晉人高尚不足道矣

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此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

質夫云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河南程氏外書第四

河南程氏外書第五

馮氏本拾遺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為災人事不勝則天為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祈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為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為害人

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玉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殺會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
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
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添一隻脚亦
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庶母亦當爲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
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祭如在言祭自己祖先祭神如神在言其他所祭者如天
地山川皆是也

非其鬼言已不當祭者既知其非然且爲之是無勇也無
勇雖因上文然不止於此一事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
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旣而思之又似剩

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某嘗謂世間有三事工夫一般國家之祈天永命道家之
長生久視儒者之入於聖人理道皆一

釋氏之學正似用管窺天一直便見道他不是不得只是
却不見全體

不信神怪事亦不得便放猛須是知道理若是直放猛不
知道理撞出來後如何處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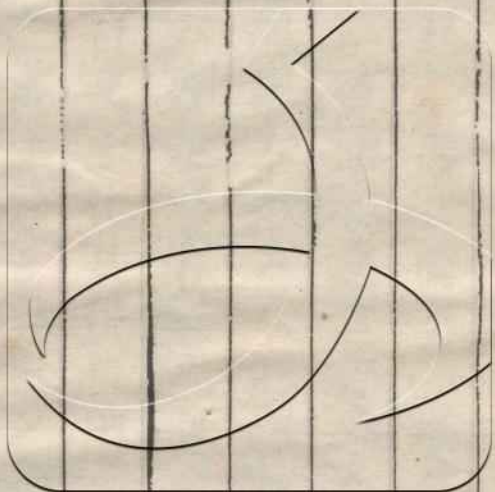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春
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視民
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事可稱
也且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
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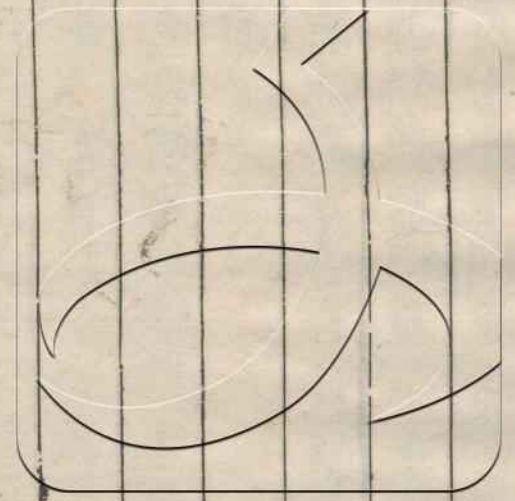
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爲患常少火之爲患常多龍見而雩可見寒食禁火只是將出新火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世間風俗蓋訛謬之甚耳四時取火用水各異必據時之所宜不必盡考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

合葬須以元妃配享須以宗子之嫡母此不易之道





河南程氏外書第六

羅氏本拾遺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赤烏八八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亦只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如倬彼雲漢為章于天亦是形容聖人也

不識不知言文王化其民日用不知皆由天理也

與子游聞之當作於子游聞之若兩人同聞安得一箇知

一箇不知

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

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
黃中色裳宜在下則元吉

他卦皆有悔凶咎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便

亨

謙君子所以有終故不言吉哀取其多而增益其寡天理也六二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乃中心得也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於征國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

蹇以反身修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內也在內則有譽無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修德之謂也蹇蹇不暴進內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無事矣連音平連則無窮也朋來則衆來言朋來未免於有思也至於來

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

闔闔便是易一闔一闔謂之變

堯之親九族以明俊德之人爲先蓋有天下國家者以知人爲難以親賢爲急

善學者要不爲文字所梏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誤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

學而時習之鷹乃學習之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

聞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季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季弟有不中理或至於犯

上然亦鮮矣孟子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乃誠季也推此亦

可以知爲仁之本明道

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

伊川

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有本則文

自至矣明道

致身猶言致力乃委質也明道

人安重則學堅固伊川

禮之用和爲貴有不可行者偏也伊川

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切磋

琢磨蓋治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卑富而言

樂則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樂不

能明道

爲政以德然後無爲伊川

回於孔子之道無所不說故如愚退而省其所自得亦足

以開發矣故曰不愚

視其所以所爲也觀其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處也察

其所處則見其心之所存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

此察人如聖人也明道

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伊川

子貢問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可以爲君

子因子貢多言而發也伊川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然後信

之伊川

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私比也伊川

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不進故始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伊

尤罪自外至也悔理自內出也修天爵則人爵至祿在其中矣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

動若顏閔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矣然學不必得祿猶耕之不必得食亦有餒在其中矣

君子知其如此故憂道不憂貧此所以告干祿也伊奢自文生文過則為奢不足則為儉文者稱實而為飾文

對實已為兩物奢又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乃文不足此所以為禮之本伊

仁者如射射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豈有爭也故曰其爭也君子伊

下而飲非謂下堂而飲離去射位而飲也若下堂而飲則辱之甚無此伊

素喻質繪喻禮凡繪先施素地而加采如有美質而更文之以禮伊

灌以降神禘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以至終皆無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不知者蓋為魯諱如自此事而正之

其於天下如指掌之易伊為力猶言為功射有五善為功不一故曰不同科所謂五

善者觀德行別邪正辯威儀云云伊事君盡禮在他人言之必曰小人以為諂也聖人道弘故

止曰人以為諂也伊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窈窕思賢

才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是哀而不傷道明

成事不說至既往不咎者大槩相似重言之所以深責之

也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川伊

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

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川伊

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為美道明

知者利仁知者以仁為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為之之

類皆是以為利也

知者知仁為美擇而行之是利仁也心有其仁故曰利川伊

君子懷德惟善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君子懷刑

惟法之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川伊

子貢問賜也何如賜自矜其長而孔子以瑚璉之器答者

但瑚璉可施禮容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可

使與賓客言而已川伊

未能自信不可以治人孔子所以說漆雕開之對道明

子貢常方人故孔子答以不暇而又問與回也孰愈所以

抑其方人也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舉多少而言也曰吾與女弗如也使

子貢喻其言知其勉不喻則亦可使慕之皆有教也

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施諸已而不願者也無加諸人者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者也此無伐善勿施勞者能之故非

子貢所及川伊

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唯子貢親達其理故能為

是歎美之辭言眾人不得聞也川伊

蔡與采同大夫有采地而為山節藻梲之事不知也山節
藻梲諸侯之事也伊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也然非成德之事

祝鮀之佞所謂巧言宋朝之美所謂令色當衰世非此難

免伊

上知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也伊

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人之所以

近鬼神而褻之者蓋惑也故有非鬼而祭之淫祀以求

福知者則敬而遠之明

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

則自壽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伊

觚之為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矣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

不皆然天下之事亦猶是也伊

宰我言如井中有人仁者當下從之否子曰君子可使之

往不可陷以非其所履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明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

能守禮而由於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而

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與此

相近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是已知之

而進不止者也明

中庸之德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伊

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眾亦仁

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

無極眾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

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脩己以安百姓亦猶是也伊

人於文采皆不曰吾猶人也皆曰勝於人爾至於躬行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伊

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為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明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伊

凡人有所計校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校小大強弱而事

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伊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

亂明

為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明

亂治也師摯始治關雎之樂其聲洋洋乎盈耳哉美之也明

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伊

禹吾無間然矣言德純完無可非問明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為心易

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人一一

紀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為多也伊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隱乎

爾同川伊

叩就也兩端猶言兩頭謂始終告鄙夫也川伊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也川伊

川伊

可與共學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其所往也可與立者

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與權衡之權同稱物而知其輕

重者也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

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川伊

寢食不當言語時必齊如也臨祭則敬也道明

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道明

山梁雌雉得其時遂其性而人逢亂世反不得其所子路

不達故共具之孔子俾子路復審言詳意故三嗅而起

庶子路知之也川伊

先進猶言前輩也後進猶言後輩也先進之於禮樂有其

誠意而質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容止而文

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故曰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道明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謂其質朴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謂其

得宜周末文弊當時之人自謂得宜而以古人為質朴

故孔子欲從古人古人非質朴也川伊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言此時皆無及孔子之門者思

其人故數顏子以下十人有德行者政事者言語者文

學者皆從於陳蔡者也道明

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

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論也明道

閔子之於父母昆弟盡其道而處之故人無非間之言伊

過猶不及如琴張曾皙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無

實也明道

才高者過過則一出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明道

師商過不及其弊為楊墨楊出於義墨出於仁仁義雖天

下之美然如此者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伊

曾子少孔子始也魯觀其後明道豈魯也哉明道

魯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苟不履聖賢之迹

則亦不入其奧故為邦必至於百年乃可以勝殘去殺

也孟子以樂正子為魯人信人有諸已之謂信能充實

之可以至於聖賢然其始必循轍迹而後能入也論篤

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

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

事乃可也明道

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已復禮則天下

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伊

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伊

宿謂預也非一宿之宿也伊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者也故孔子因

問而告之伊

先之勞之者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左右

先之也勞勉也又勞勉之伊

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

有所告姑使淡思之也明道

凡有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大為小以高為下

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

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何曰昔在經筵

時嘗說因言陛下若以朞月之事問臣臣便以朞月之

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朞月而

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然朞月三年

之說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也漢公孫弘言三年

而化臣竊遲之李石對唐文宗以謂陛下責治太急皆

率爾之言本不知朞月三年之事伊

三十年為一世三十壯有室也必世而後仁化浹也伊

冉子謂季氏之所行為政孔子抑之曰其事也言季氏之

家事而已謂之政者僭也如國有政吾雖不用猶當與

聞之也伊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

經經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為小非為惡之小人也

故亦可以為士明道

剛者堅之體發而有勇曰毅木者質朴訥者遲鈍此四者

比之巧言令色則近於仁亦猶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也

伊

切切如體之相磨惇惇則以意此言告子路故曰切切惇

惇怡怡如也明道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聖人度其時可矣如小國五

年大國七年云伊

原憲孔子高弟問有所未盡蓋克伐怨欲四者無然後可
以為仁有而不行未至於無故止告之以為難伊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此汎舉也直哉史魚不若君子
哉蘧伯玉然則危言危行危行言遜乃孔子事也危猶
獨也與眾異不安之謂邦無道行雖危而言不可不遜

明道也

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卷而懷之乃危行言遜也

危行者嚴厲其行而不苟言則當遜伊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為作春秋而言也

晉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為不順故譎掩

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

正故正掩其譎孔子言之以為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

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伊

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殺兄之人固可從乎曰

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也襄公死

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

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

齊也不言子非君嗣子也公穀並注四處皆書納糾左

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

與魯盟于既既欲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

也管氏始事糾不正也終從於正義也召忽不負所事

亦義也如魏徵王珪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

於義矣伊

君子固窮者固守其窮也伊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

能行者伊

民於為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不為

仁也伊

為仁在已無所與讓也明

諒與信異自大體是信亮必為也明

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烏乎執伊

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也性

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伊

吾其為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為

也亦非革命之謂也明

恭則不侮蓋一恭則仁道盡矣又寬以得眾信為人所任

敏而有功惠以使人行五者於天下其仁可知矣明

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終不往者度其終不足

與有為也

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虐之義蓋

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學

乃愚明

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

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明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子不屑之教誨也是亦教誨之而已

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淡教之也明

君子不施其親施與也言其不私其親暱也伊

與人交際之道則子張為廣聖人亦未嘗拒人也明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爲人師法矣非謂此
可以爲人師道

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已
者則仁在其中矣明道

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卽之也溫中心和易而接物
也溫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正定地道
也蓋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明道

大德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
廣之伊川

學旣優則可以仕仕旣優則可以學優裕優閑一也伊川
子張旣除喪而見子之琴扣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

並爲仁矣明道

子貢言性與天道以夫子聰明而言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以夫子德性而言伊川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耕稼陶漁皆因其順利而道之明道
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必有
諸已然後知言知之則能格物而窮理伊川

今之城郭不爲依民

君子道弘故可大受而不可小知測此孟子所以四十
不動心小人反是明道

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汚下必不爲阿好而言謂
其論可信也伊川

惻惻然隱如物之隱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顙有

澠推之可見

伊川

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如此等言

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是故直之也

伊川

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卽是廣居

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

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

明道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係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旣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

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伊川

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

伊川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

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伊川

孔子於孺悲所謂不屑之教誨者也

伊川

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子不謂

命

伊川

怨者入仁之門

伊川

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

伊川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伊川

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義

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

此段伊川語得之馬時仲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懼
修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立心不正

矣明道

河南程氏外書第六

河南程氏外書第七

胡氏本拾遺

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
不其怨乎

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怨也
心敬則內自直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孥之愛
斷而不惑者鮮矣

思慮不得至於苦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人之多聞識却似藥物須要博識是所切用也

爲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計較著利害便不是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温公在朝欲盡去元豐

人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

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

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

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尹子親注云此一段可疑

世事與我不相關明道

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

小人勇於氣

伊川在經筵已聞上盥漱噴水避蟻他日先生進曰願陛

下推此心以及天下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

人於惡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於此

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有人疑祖殺其父則告之其罪如何律孫告祖當死此不

可告明矣然則父殺其子如何律徒一年以理考之當

徒二年雖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而專殺之是違

制也違制徒二年

吾嘗見一貴人吾進退以禮而彼巍巍其自視也惟恐不

中節豈不勞哉

君子而時中謂即時而中如禹稷當顏子之時不爲顏子所爲非中也顏子亦然

自信則無所疑而不動心公孫丑不知孟子故問不動心有道如數子者皆中有主便心不動

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情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以爲車或以爲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爲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惟自棄自暴則不可以爲善

凡聲皆陽聲大鳴則大震小鳴則小震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

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爲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爲常也爲釋氏者以成壞爲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爲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爲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春秋有三傳及三本正經共是六本書子糾事五處皆言

糾獨左氏言子糾且糾與小白皆公子非當立而小白長則當立也今糾爭立故皆不言子及殺之然後言子糾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以此校之則管仲之去糾事小白皆非正去就輕也非如建成既為太子而秦王奪之魏徵去建成而事秦王不義之大也

學而時習之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
我故說習如禽之習飛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非謂孝弟即是仁之本蓋謂為仁之本當以孝弟猶忠恕之為道也

飾過則失實故寧儉喪主於哀戚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故

曰賜也非爾所及也然未至於仁也以其有欲字爾

邦無道則能沉晦以免禍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仁之方方術也

三月不違仁三月言其久天道小變之節蓋言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為仁如此其能久於仁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淡吾今日始識伊川面

胡文定公集記此事云安國嘗見鄒至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至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

可證願聞之至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至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會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說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穎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會見先生有何語均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為會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為會之具又震澤語錄云伊川問學者顏子所樂者何事或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鄉至完曰吾雖未識伊川面已識伊川心何其所造之淡也

樂山樂水氣類相合

文莫吾猶人也文皆欲勝人至躬行則未嘗得也

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與人無禮以為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教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樂一作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

所謂利者一而已財利之利與利害之利實無二義以其可利故謂之利聖人於利不能全不較論但不至妨義耳乃若惟利是辨則忘義矣故罕言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君凡事必詳審也

兼四人之所長而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成人之難也武仲之智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者今之成人者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謂忠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信也有忠信而不及禮樂亦可以為成人又其

次也

伊川先生將屬纊時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端彥也語絕而沒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侯師聖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容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彥而何議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况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况立廟自伊川始乎

尹子親注云此一段差誤

別本拾遺

明道見神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也明道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不敢朕不敢此段見行狀無上句

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此一係已見於大全集然頗有缺誤故復出此

崇慶黨禁方嚴子徙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苟能尊所聞力行所知則可矣不必及門也

或問范祖禹曰或謂夫子有言曰人有篤志力行而不知道者信乎祖禹曰吾嘗聞之夫子有所指而言之也時范

公在温公通鑑局中

河南程氏外書第七

河南程氏外書第八

游氏本拾遺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

問管仲設使當初有必死之理管仲還肯死否曰董仲舒道得好惟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問知崇禮卑曰崇的便是知卑的便是禮

問充塞乎天地之間莫是用於天地間無窒礙處否曰此語固好然孟子却是說氣之體

問寢不尸曰毋不敬

因論持其志先生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人處

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

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乎天理也人欲則僞矣

古人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此特告齊宣云爾聖人則不待

推

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也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只取堅不變之義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爲之功天地不宰之功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爲美故春秋之

法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而天下不知有周

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蓋王

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者此也

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問安下飯食穩便因謂君子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簞瓢陋

巷何足樂蓋別有所樂以勝之耳

伊川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

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蟻蝨而生耶一說禽獸待

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

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舊先兄嘗見

一螭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

害義

伊川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爲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

伯夷孟子言其迹得聖人之清孔子言清而有量故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若曰餓于首陽之下但不食周粟貧且餓爾非謂不食周粟至于采薇而食之如史遷之說也

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爲備

舜巡狩每五載一方

仁在已讓不可也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讓

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

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河南程氏外書第八

河南程氏外書第九

春秋錄拾遺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元年標始年耳猶家人長子呼大郎先儒穿鑿不可用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唯可尊周孟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

范文甫問趙盾弑其君夷臯又問許世子弑其君買皆從傳說

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爲客受戰者爲主以此見聖人深意
蓋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於天子次告於方伯近赴於
鄰國不如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深責之也若不得
已而與之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戰于乾時是也

公羊說春秋書第謂母弟此大害義禽獸則知母而不知
父人必知本豈論同母與不同母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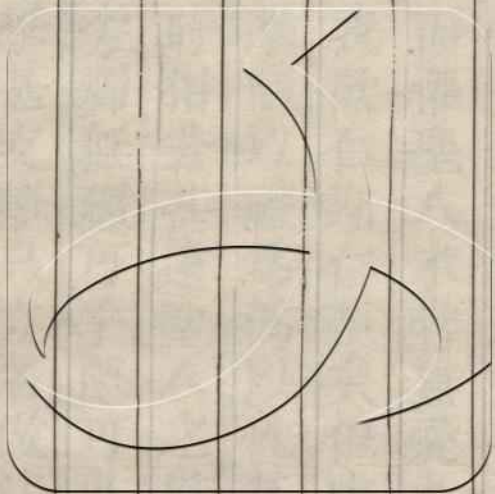
桓宣與聞乎弑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卽位與僖文等同辭
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定公至六月方卽位又
以見季氏制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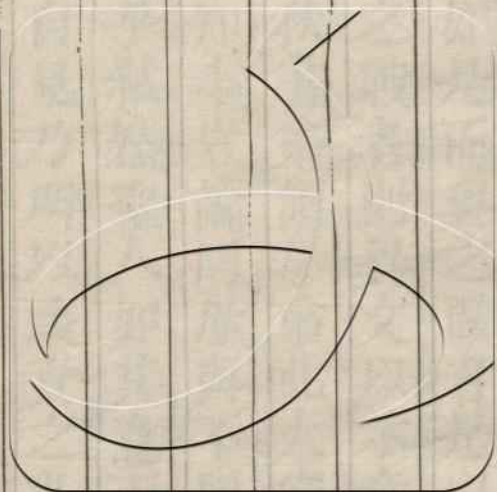
始隱孫明復之說是也孫大槩唯解春秋之法不見聖人
所寓微意若如是看有何意味乎

廟請得非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其國

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春秋大抵重嫡妾之分及用兵土功嘗因說伐顓臾事對
上言春秋重兵如來戰于郎潞公甚喜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

大全集拾遺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災獨聖人未嘗無懼
 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
 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申其節則謂之和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
 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仕莽
 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劉子文之學甚支離只立各做法語便不是了

游醉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箇

義理便道中庸矣

道一作到

向日與向火意思別火只是一箇酷烈底性日則自然一
般生底氣便與人氣接

問星辰曰星是二十八宿辰是日月五星

井泉之異全由地脈一漚之別伯淳在扶溝扶溝水皆醜
惟僧舍井小甘不欲令婦女往汲之乃禁之既禁之又
一縣無水乃相一端鑿一井其味適別地脈是一漚也
又如在襄城寺中水醜寺外卽甘一日觀其墻下有地
皮一旋裂於是試令近墻鑿井遂亦甘只是要相地脈
如何

冬桃今視之似先春其實晚桃也直到如今方發

南京三十六岡改葬只是臺中人爲之要得自振其術以
營利也

有人葬埋至有毀伐其親之屍以祈福利然偶獲禍其事

雖未必然然據理安得不招此禍

冬至與諸友賀先生不出云有司法服慰乃出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爲必得於師傅也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

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復者反本也本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天

理也此賢人之事也

惟聖罔念作狂如周官六德之聖通明之謂也

徽柔懿恭四事也徽懿皆美也懿美中似有寬裕意研其

意味乃得之若淵亦深也淵則深中有奧意

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

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得聯到上面也

君實近年病漸較驟放得下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先生曰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亦敗趙襄子姊爲代國夫人襄子既殺代王將奪其國夫人距戰是也身爲代國夫人社稷無主獨當其任義不可棄社稷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姊殺弟也代國夫人殺賊也

陳寔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太丘道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篡也更有甚君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篡其位無不至也若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最啓僭奪之

端其惡大是殺兄篡位又取元吉之妻後世以爲聖明之主不可會也太宗與建成史所書却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篡若是則今後父有事安得使其子

新書且未說義中否且如與小人說能亦有至言然只是

一箇氣象今日新書讀之便有一箇支離氣象

疑有誤字

觀太學諸生數千人今日之學要之亦無有自信者如游酢楊時等二三人游其間諸人遂爲之警動敬而遠之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頓在蜀與二使者游二峽使者相強乘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乘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畱題壁間先生曰毋書某名詰其故曰以使者與一閒人遊若爭客當時竟不乘轎亦

不畱名

村酒肆要之蠹米麥聚閒人妨農工致詞訟藏賊盜州縣極有害

正叔謂子厚在禮院所定龍女衣冠使依封號夫人品秩爲準正叔語其非此事合理會夫大河之塞莫非上天降鑿之靈官吏勤職士卒效命彼龍水獸也何力焉今最宜與他正人畜分不宜使畜產而用人之衣服汝之多瘦以地氣壅滯嘗有人以器雜貯州中諸處水例皆重濁至有水脚如膠者食之安得無瘦治之之術於中開鑿數道溝渠洩地之氣然後少可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又有學律者言今之人析言破律正叔謂律便是此律否但恐非也學者以傳世

來未之或能改也惟近年改了一字舊言指斥乘輿言
理惡者死今改曰情理亦非也今有人極一場凶惡無
禮於上猶不當死須是反逆得死也邪

酒是麴蘖爲之以亂其氣人苟持其志則不到於亂乃知
飲酒須德持之未有害也志之爲力極可怪

石炭穴中遺火則連蔓火不絕故有數百千年今火山蓋
爲山中時有火光必是此箇火時發於山間也

昔聶覺唱不信鬼神之說故身殺湫魚其同行者有不食
魚而病死者有食魚亦不病不死者只是其心打得過
或食而病或不食而病要之山中陰森之氣心懷憂思
以致動其氣血也如太一湫魚自唐以來自不敢取今
當不可容然亦只如此者蓋自相食及亦有死傷也若

晉祠之魚則極多必是吞魚之魚不衆也伯淳嘗到其
水濱魚可俯拾然衆人不取以神爲畏而特不殘及於
此魚也

今人家買乳婢亦多有不得已者或不能自乳須著使人
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不是道理必不得已用子乳而
食三子我之子又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能爲
害或以勢要二人又不更爲已子而殺人子要之只是
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日
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凡人有斗筲之量有鍾鼎之量有釜斛之量江海亦大矣
然尙有限惟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盈至少不

二程外書卷十
五
虛凡人爲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本朝向敏中號
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爲其有十萬囊
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
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室中人曰
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今
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與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程蘇之姓傳於天下者不蕃至於張王李趙雖其出不
一
要之其姓蕃衍此亦受姓之祖其流之盛固有定分也
日再中只是新垣平詐言也史冊實之後世遂以爲誠然
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却未必全信却是後世觀史
者已信矣

太行山千里一塊石更無間故於石上起峰

天下獨高處無如河東上黨者言上與天爲黨也澤州北
望有桑林村蓋湯自爲犧牲處湯十一遷所居皆言亳
却似今言京師之比

佛畢竟不知性命世之人相詆曰爾安知性命是果報知
之

問古人所謂衣冠不正無容止爲身之恥今學佛者反以
爲幻妄此誠爲理否曰只如一株樹春華秋枯乃是常
理若是常華則無此理却是妄也今佛氏以死爲無常
有死則有常無死却是無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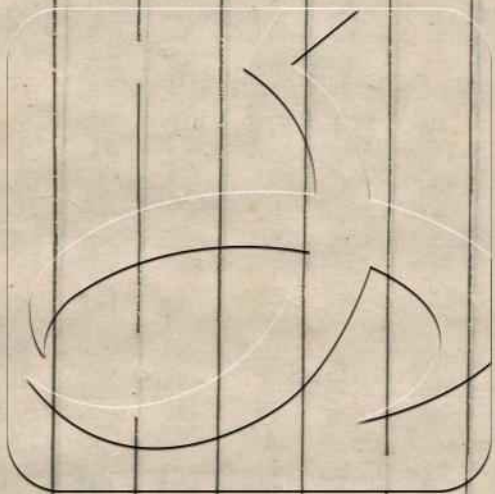
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良卦可了
要之釋氏之學他只是箇自私姦黠閉眉合眼林間石
上自適而已

明言吾理使學者曉然審其是非始得

釋氏之說其歸欺詐今在法欺詐雖赦不原爲其罪重也
及至釋氏自古至今欺詐天下人莫不溺其說而不自
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原釋祖只是一箇黠胡亦能窺
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似譬喻其徒識卑看得入於形
器故後來只去就上結果其說始以世界爲幻妄而謂
有天宮後亦以天爲幻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
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若使人盡爲此則老者何
養幼者何長以至剪帛爲衲夜食欲省舉事皆反常不
近人情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
奈何不下

大宗小宗圖子六七年前被人將出後來京師印却便是

這本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一

時氏本拾遺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

或問記曰康誥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先生曰今母保養赤子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若推此心保民設不中其所欲亦不遠因說昔楊軾爲宣州簽判一日差王某爲杖直當日晚有同姓名者來陳狀乞分產軾疑其杖直便決替了赤子不能言尙能中其欲民能言却不

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大學舉而不能先命也命當作忘字之誤也

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纔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因指

柱曰此木可以爲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

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

或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

尹子曰伊川先生嘗言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

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卽道也又何從道或以問伊川伊

川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楊中立問四象子言四方

傳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論

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或問劉蕡曰浚恒之凶始求淡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

之屈以求伸也疎遠小臣一旦欲以新聞舊難矣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天地之化一息不畱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

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

以觀天地

李朴字先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

二程外書卷十一
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子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亦不如

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王信伯問學於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但信取理

先生過成都坐於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未

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間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

西室所聞云田夫釋耒者誤

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朱公揆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揆不語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尹子問范淳夫之爲人子曰其人如玉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歛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唯伏地甚者遂致并腹腫背冷故未三日而歛皆有殺之之理

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孟子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學者要先會疑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

伊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道曰

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龜山語錄潘千之云張師雍會問伊川云昔明道嘗與學者論

浩然之氣因舉古詩云如何伊川沈吟看師雍日好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

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孝亦

反本之謂也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章氏之子與明道之子王氏壻也明道子死章納其婦先

生曰豈有生為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餽送一

皆謝遣章來欲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絕道然君乃其

父之罪人也

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胸中無事如此有朝

士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胸中不是無事

陳經正問曰据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

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不能克已則為楊氏為我不能復禮則為墨氏兼愛故曰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略如

此又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為忠

忠弊故掾之以質質弊故掾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

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可知如

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立宗必有奪宗法如卑幼爲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不
可使從宗子以祭

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

天地

朱公掞爲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
短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尹子曰馮理自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

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先生
曰頤亦有奇特事理請聞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崇寧初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尹焞張繹
爲之羽翼遂下河南府體究學者往別因言世故先生

曰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小康則有之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
步月於庭明道曰顥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

安且成太中乃許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
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

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

幾於無忌憚按行狀今有兩本一本云盡棄其學而學
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恐是後

來所
改

酉室所聞云聖人氣數順無橫逆死學入聖域其數亦隨

氣幹轉先生曰學而至聖爲奪造化者以此

又問聰明如何磨去曰使之則有不使則亡一作無

崇寧間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為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府
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時舉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欲先
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
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為御史論事公論與
之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語
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
識孟子却能識心後嫁耿氏而卒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先生曰譬如一
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賢聖何心視
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

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或問世傳有人化虎理有之乎曰有之昔在涪見村民爪
甲漸變如虎毛班班然通身夜開關延虎食其牢中之
豕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情已通矣

溫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成
而二蘇往哭溫公道遇朱公揆問之公揆曰往哭溫公
而程先生以為慶弔不同日二蘇悵然而反曰麀糟陂

裏叔孫通也言其山野自是時時謔伊川他日國忌禱於相
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
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

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
食肉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

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

伊川主溫公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爲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鄒至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亾獨不可以治喪禮乎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或謂漢史天子建中和之極學者甚病中與極之語曰此亦有禮中和猶木材也極猶屋之極有中和斯有極如

有木材斯可建屋之極學者須識此氣象

此一跋溫州傳錄

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色帛埋旬日視色明暗卜地氣善否

官婢行酒暢大隱力拒之先生聞而不善之也

暢字潛道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

謝顯道崇寧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

職陳貴一問謝顯道如何人先生曰由求之徒

或云建中間

尹子曰先生謂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

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痺疾服大承氣湯則小愈是年九月服之輒利醫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比常時時大觀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入視先生以白夾被被體坐

竹牀舉手相揖焯喜以為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氣復者安候也願愈覺羸劣焯既還十七日有叩門者報先生

傾俎

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

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

道以詩送行復為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

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

公出處為優劣二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

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西室所聞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氣

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聖賢以和氣生須和氣養常人之生亦藉外養也

問躡踏如也與與如也曰恭而安與與容與之貌有雍容

氣象又王信伯語云問躡踏如也曰恭而安王信伯問伊川又曰與與容與之貌又問孔子言舜之韶盡善武王之武未盡善何也

曰此聖人之心有所未足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問呂與叔云不倚之謂中先生謂近之而詞未瑩如何曰

無倚著處

陳經邦問詩說言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風遺

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生曰聖人

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唐魏聖人之都其

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舜之後聖人之國亦被夷狄之

風則典法隨而亾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欲復先生之

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備故典法尚存有人舉而行

之無難矣

張思叔作商稅院題名記先生以爲得體李邦直卒委思叔作祭文多溢美先生顧思叔曰商稅院題名記是公所爲乎思叔唯唯他日別製祭文用之曰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編簡見其才華廊廟存其步武

范溫譏張思叔曰買取錦屏三畝地蒲輪未至且躬耕先生聞之曰於張繹有何加損也

范淳夫之葬先生爲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左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而淳夫墓獨完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敗之曰東銘西銘

內直則其氣浩然養之則爲大人

孟子知言卽知道也誠淫邪遁是觀人之言而知之亦可以考其書然本意唯爲觀人之言也

或問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置曰勾龍配食於社稷配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以其有水土者爲配旱乾水溢則變置所配之人曰所配者果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古之人作事唯實而已始以其有功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

精一便是執中底道理

或問孔子何譏大閔曰講武必於農隙魯之八月夏之六月也盛夏閱兵妨農害人其失甚矣有警而爲之則無及也無事而爲之則妄動也

子言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事親舍藥物可也是非君子之言

五問并下... 大... 水... 上... 以... 其... 書... 本... 意... 對... 人... 之... 言... 也... 蓋... 年... 賦... 言... 鳴... 賦... 道... 也... 始... 為... 派... 說... 是... 賤... 人... 之... 言... 而... 賦... 之... 亦... 四... 以... 求... 其... 書... 本... 意... 對... 人... 之... 言... 也... 蓋... 年... 賦... 言... 鳴... 賦... 道... 也... 始... 為... 派... 說... 是... 賤... 人... 之... 言... 而... 賦... 之... 亦... 四...

河南程氏外書卷十一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二

傳聞雜記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人之於死也何以知不可
哉蓋視義為去就耳子嘗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
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子曰義無對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飯之語熙寧初程
伯淳入臺為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向火伯淳
為子言

右二事見王氏塵史

王得臣字彥輔

程正叔先生曰樞密院乃虛設大事三省同議其他乃有
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然藝祖用此以分宰相之權神
宗改官制亦循此意

治平中見正叔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右二事見呂氏家塾記

呂希哲字原明

二程之學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溫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

右二事見呂氏發明義理

同上

程正叔言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叙齒以拜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

右一事見呂氏酬酢事變

同上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戊寅內侍至資善傳旨權罷講

一日二十七日庚辰資善吏報馬宗道云上前日微傷

食物會取勤藥恐未能久坐令講讀少進說是日正叔

略講畢奏云臣等前日臨赴講筵忽傳聖旨權罷講臣

等甚驚聖躬別無事否上曰別無事自初御邇英至是

始發德音

二月十五日戊戌正叔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恕乎因言

人君當推已欲惡知小民飢寒稼穡艱難明宗年六十

餘即位猶書田家詩二首於殿壁其詩云進說甚多

三月二十六日戊寅正叔獨奏乞自四月就寬涼處講讀

二十八日移講讀就延和

四月六日丁亥講讀依舊邇英閣顧子敦封駁以為延和

執政得一賜坐啜茶已為至柴豈可使講讀小臣坐殿

上違威造勿褻之義持國微仲進呈令修邇英閣多置
軒窗已得旨而呂公方入令修延義閣簾內云此待別
有孽畫未知何所也

十五日丙申邇英進講文公以下預焉邇英新修展御坐
比舊近後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鈞牕前簾設青幕障日
殊寬涼矣

右范太史日記

范祖禹字淳夫

先生離京會面言令光庭說與淳夫爲資善堂見畜小魚
恐近冬難畜託淳夫取來投之河中數次朝中不遇故
因循至此專奉手啓幸便爲之

右朱給事與范太史帖

朱光庭字公揆

元符末徽宗卽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

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
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謂邵伯溫曰元祐后之賢固
也論者之言亦未爲無理伯溫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
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
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
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之矣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程宗丞伯淳爲汝州酒官
以檄來舉哀府治旣罷謂禹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
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
顥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
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
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

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丞論此時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之

荆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淳爲屬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對語公子秀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新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秀箕踞以坐大言曰臬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兒悞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叅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秀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荆公不合

元祐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爲崇政

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莊以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甚恭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大師少休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辭修注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愎衆人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

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而老父徑去

宗丞先生謂伯溫曰人之爲學必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敞廬廳後無門由旁舍委曲以出先人旣沒伯溫鑿壁爲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先生規畫必有理不可改作伯溫亟塞之伯溫初入仕侍講曰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

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未經杖責者宜慎之恐其或有立也

右七事見邵氏聞見錄

邵伯溫字子文康節先生之子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明道云

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怒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怒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二程外書卷十二
五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爲八千伊川曰若增鈔價賣數須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鈔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

溫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著役法動著卽三五年不能得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溫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却

明道嘗論呂微仲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

明道先生嘗言詩佗又渾不會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日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亾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

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

問有鬼神否明道先生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且去尋討看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饑則為用飽則揚去是以鷹犬自

期也

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一本作伯淳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

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

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恰道恰好著工夫也

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托得開將來可望

每進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

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如扶醉

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正叔視伯淳墳嘗侍行問佛儒之辨正叔指墻圍曰吾儒

從裏面做豈有不是佛氏只從墻外見了却不肯入來

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

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

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

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

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醇見謂曰玩物喪志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身汗

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惻然有隱于心

伯醇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人

才成就之則不敢讓

伯醇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平聲

二程文書卷十二
八
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爾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醇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多會甚事
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
一般話伯醇責之邢曰無可說伯醇曰無可說便不得
不說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醇云子厚却
如此不熟

或舉伯醇語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
由自家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
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

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
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
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
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
理爲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
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
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
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舉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明道語云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
不可不知醫

伯醇先生云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

范夷叟欲同二程去看斷地黃明道率先生先生以前輩
為辭明道云又何妨一般是人

右三十七條見上蔡語錄謝良佐字顯道先生門人

明道云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公法度

先生曰明道嘗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
格價

明道在穎昌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明道甚
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
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
云某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
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
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

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
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
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唯有楊謝二君
長進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愧
此四字

伊川二十四五時呂原明首師事之

右四條見龜山語錄楊時字中立二先生門人也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
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
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
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

二程外書卷十二
歲免於死，亾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右一事見庭聞葉錄

楊公之子迥所記

朱公揆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旣覺，顧謂曰：『賢輩尙在此乎？』日旣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曉悟人。主講退，范堯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爲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却，無許多也。」

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泚，其憤悻如此。

右三事見侯子雅言

侯仲良字師聖之先生之舅氏

和靜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莫太洩露天機否？」伊川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神寬錄云：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呂堅中錄云：伊川曰：亦不得已言之耳。

和靜嘗請曰：「某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如何？』和靜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沒處著。』」

和靜偶學虞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思叔諾言，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暇日靜坐和靜孟敦夫名厚穎川人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水

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才著物便搖動

一日置酒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
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錯顛
容貌傾側皆亂也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
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
榮達卽不須學也

鮑若雨劉安世劉安節數人自太學謁告來洛見伊川問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伊川
曰曾見尹焞否曰未也請往問之諸公遂來見和靜以
此爲問和靜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

盡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
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
彰矣直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
此復以此語白伊川伊川曰極是縱使其說亦不過此

右八事涪陵記善錄

馮忠恕所記尹公語尹名焞字彥明伊川先生門人

游定夫醉問伊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顯道良問

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卽有此理然其間有多少
般數謝曰旣云可馴致更有何般數伊川曰如荀子謂
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語有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
然他却以性爲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似此馴致便不
錯了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和靜先生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為開眼即是病王屈服以歸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靜先生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靜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嘿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懽也先生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伊川與和靜論義命和靜曰命為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靜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奚以命為伊川大賞之又論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鐘和靜曰說著靜便多一箇動字說動亦

然伊川領之和靜每日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先生曰伊川常愛衣皂或薄褐袖襖其袖亦如常人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然不曾傳得樣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袖方頂何謂先生在洛中常裹昌黎巾

先生常問伊川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否伊川曰到這裏只得點頭

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伊川語之曰

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
先生曰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
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心養性
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伊川曰子何似
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天也子何
似顏子

先生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

先生曰有人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君臣
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昔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劉
絢作之自不須某費工夫也劉傳既成來呈伊川門人
請觀伊川曰却須著某親作竟不以劉傳示人伊川沒

後方得見今世傳解至閔公者昔又有蜀人謝湜提學
字持正解春秋成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十年後子方
可作謝久從伊川學其傳竟不會敢出

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

曲自見伊川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
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如
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
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
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
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整衣冠
齊容貌而已趙舉示先生先生於趙言下有箇省覺處

謝收問學於伊川答曰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
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
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先生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
曰何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

先生曰司馬溫公平生用心甚苦每患無著心處明道伊
川常歎其未止一日溫公謂明道某近日有箇著心處
甚安明道曰何謂也溫公曰只有一箇中字著心於中
甚覺安樂明道舉似伊川伊川曰司馬端明却只是揀
得一箇好字却不如只教他常把一串念珠却似省力
試說與時他必不受也又曰著心只那著的是何

謝顯道久住太學告行於伊川云將還蔡州取解且欲改
經禮記伊川問其故對曰太學多士所萃未易得之不

若鄉中可必取也伊川曰不意子不受命如此子貢不
受命而貨殖蓋如是也顯道復還次年獲國學解

韓持國與伊川會韓在穎昌欲屈致伊川明道預戒諸子
姪使置一室至於修治窗戶皆使親為之其誠敬如此
二先生到暇日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
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
敢笑語如此韓氏孱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先生

聞於持國之子
彬叔名宗質

王介甫為舍人時有雜說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惡
成於斯須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驕富
貴有何不可伊川嘗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給事中誰看
得破

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再親炙焉久之伊川謂先生及張思叔繹曰可去同見謝良佐問之此同見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來方會得先生說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

周恭叔行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以官事求來洛中監水南糴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後數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先生以是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以父母遺體偶倡賤其可乎

温州鮑若雨商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遣之見先生鮑來見且問堯舜之道季弟而已矣如何先生曰賢慝只爲將堯舜做天道季弟做人道便見得堯舜道大季弟不能盡也孟子不箇而已字豈欺我哉季經事父季故事天明事母季故事地察只爲天地父母只一箇道理諸公尙疑焉先生曰曲禮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亦是此意也諸公釋然歸以告伊川伊川曰教某說不過如是次日先生見伊川伊川曰諸人謂子蘄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某以諸公遠來依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少差便不誤他一生伊川頷之王介甫與曾子固鞏善役法之變皆曾參酌之晚年亦相睽伊川常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以子瞻定役法

凡曰元豐者皆用意更改當時若使子固定必無損益者又是他黨中自可杜絕後人議也因其睽必能變之况又元經他手當知所裁度也此坐元祐術故也伊川每曰青苗決不可行舊役法大弊須量宜損益此段可疑

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

伊川與韓持國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間正月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暫往穎昌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穎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櫟一重二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

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為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謂此爾再三謝過而別

王子真

隴

來洛中居於劉壽臣園亭中一日出謂園丁曰

或人來尋慎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韓公來見焉不遇而還子真晚歸又一日忽戒灑掃又於劉丐茶二杯炷香以待是日伊川來款語終日蓋初未嘗夙告也劉詰之子真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又嵩山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謂其為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菴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伊川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伊川以其誠意復與之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

而明也先生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也

先生嘗問伊川春秋解伊川每日已令劉絢去編集俟其

來一日劉集成呈於伊川先生復請之伊川曰當須自

做也自涪陵歸方下筆竟不能成書劉集終亦不出

孟敦夫厚來伊川又從王氏而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

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曰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

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胡不見尹焞張繹朋

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來見先生曰先

某來見二公若彥明則某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

先生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某之心也伊

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竟亦何益學不在此假

寬因問伊川謂承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

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

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

亂道有二程近到淺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虎皮出是日更不出虎皮也橫渠乃歸陝西

先生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川謂

范曰君看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

明道說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怪其太甚也

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藏府曰習使然也却令

如舊又禁中進膳飯中有砂石含以密示嬪御曰切勿

語人朕會食之此死罪也又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

供盡近侍曰市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饑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先生曰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云云尾說渠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

先生曰某纔十七八歲見蘇季明教授時某亦習舉業蘇曰子修舉業得狀元及策便是了也先生曰不敢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唯復這學更有裏先生疑之日去見蘇乃指先生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先生與思叔共學之久一日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爲我言之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如凡有請問未達必三四請益尙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才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後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待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最是有得者伊川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且只是指與得箇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然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司馬溫公修通鑑伊川一日問修至何代溫公曰唐初也伊川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篡也伊川曰此

復何疑伊川曰魏徵如何温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於
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
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讐何所取耶温公竟
如舊說管仲雖初有過善補者也魏徵初實無過者也功業雖多何足法乎
與叔問伊川曰某見孟子亦有疑處舜為法於後世我猶
未免為鄉人憂之如何如舜而已伊川曰聖人憂則有
之疑則無夫何故人所當憂不得不憂如孔子是吾憂
也若疑則無之矣

先生曰近有人說伊川自比孔孟先生曰某不識明道每
見伊川說學問某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決無此語也
先生曰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
事也如孔子謂六十而耳順聞無不通然後可至不踰

矩也明道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牆上有人題要
不悶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明道每過必曰好語一日
明之問之明道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後先生聞此語
復問伊川伊川曰只為人不能盡分先生謂寬曰看伊
川此語豈不是悟則句句是凡一言一句便推到極處
看盡分字是大小氣象又謂寬曰才說盡分便不消說
悶也

先生曰伊川易序既成其中有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
生告伊川曰似太洩漏天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
伊川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先生一日請問曾作
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曰為子出
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

先生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伊川伊川問之先生曰
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著不得

右四十一條見祁寬所記尹和靜語

寬字居之

先生云初見伊川先生一日有江南人鮑某守官西京見
伊川問仁曰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曰愛人仁之事
耳先生時侍坐歸因取論語申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
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沈思
久之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
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伊川使人抄范純夫唐鑑先生問曰此書如何伊川曰足

以垂世唐鑑議論多與伊川同

如中宗在房陵事之類

伊川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

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
所請不敢多閱一日出易傳序示門弟子先生受之歸
伏讀數日後見伊川伊川問所見先生曰某固欲有所
問然不敢發伊川曰何事也先生曰至微者理也至著
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似太露天機也伊川歎美
曰近日學者何嘗及此某亦不得已而言焉耳

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先生初聞之以問
伊川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先生曰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蓋
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

先生又云見王信伯云昔時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之意於張思叔思叔對曰堯舜其猶病諸後因待伊川
伊川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如何說則對以思叔
之語伊川曰不然天地以無心故不憂聖人致有爲之
事故憂

游定夫問伊川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及其
至也至於無聲無臭乎伊川曰馴此可以至矣後先生
與周恭叔以此語問伊川伊川曰然其間亦豈無事恭
叔請問伊川曰如荀子云學者始乎爲士終乎聖人可
以明之

昔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論之適聞
寺鐘聲某曰譬如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
喜曰且更涵養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游定夫忽自太學歸蔡過扶溝見伊川伊川問試有期何
以歸也定夫曰某讀禮太學以是應試者多而鄉舉者
實少伊川笑之定夫請問伊川曰是未知學也豈無義

無命乎定夫卽復歸太學是歲登第

定夫字誤
當作顯道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
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尙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
既坐伊川復日子以爲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
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况六十四乎
伊川所戴帽桶八寸簷七分四直

鮑若雨與同志數人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恐
孝弟不足以盡堯舜之道伊川令與和靜商量諸人見

和靜和靜對曰此何所疑季以事親弟以事長能盡季弟之道者惟堯舜能之諸人未喻和靜曰且如孝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季弟之至通於神明且道此箇道理如何鮑復見伊川伊川曰某亦不過如此說鮑又曰尹秀才直是秘此道不肯容易說伊川後問之和靜曰此道衆所公共某何敢秘其說但恐一語有差則有累學者伊川曰某思慮不及

張思叔與和靜侍伊川伊川問曰賢輩尋常商量事有疑慮否對曰張某所說某不疑某所說張某不疑張某聰明道頭知尾某必待再三問然後曉然但恐張某守不定如某伊川喜

右十四條見呂堅中所記尹和靜語

堅中字景實

問將孔子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熟看語孟玩味咀嚼伊川云若熟看語錄亦自得者此也當時門人有一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云順理之謂直竊謂順理是率性之事天命之性無待於順理也二說異同曰伊川說上一截顯道說下一截

先生曰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謔語曰明道聞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間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

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駢然

先生曰伊川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

右五條見震澤語錄

王頌信伯門人信川周憲所記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簣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所以貴乎禮者爲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於禮此事始廢或者似有得於此而蔽

於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

右一事見晁詹事文集

說之以道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爲有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八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右五條見晁氏客語

不知何人所錄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開了都無用處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年少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右四條見呂氏童蒙訓

呂本中字居仁原明侍講之孫

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親見邪伊川以為

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為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敎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伊川敎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彥明獨能力行之

彥明嘗言先生敎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堵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淡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晁以道常說頃嘗以書問伊川先生云某平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沒不

二程知書卷十二
三十五
可見康節之友惟先生在願因先生問康節之學伊川
答書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
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崇寧初家叔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縣請
見伊川先生問當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只有
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君子所
處只說義如何耳

以道見伊川先生論難反復以道曰如此是先生亦欲入
同已先生不答門人云先生所欲同者非同已也正欲
道之同耳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伊川先生先生召食食
五品亦甚豐潔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

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云只被公家學佛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
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右八事呂氏雜志

同上

伊川先生自涪州順流而歸峽江峻急風作浪湧舟人皆
失色而先生端坐不動岸旁有問者云達後如此舍後
如此伊川先生意其非凡人也欲起揖之而舟去遠矣
親見呂舍人十一丈說按此段已見邵氏見
聞錄及震澤語錄恐當以邵氏所記為正

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為守待之甚厚先生曰

某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時事

雖變某安敢變此乃劉子駒處見其
祖所錄今省記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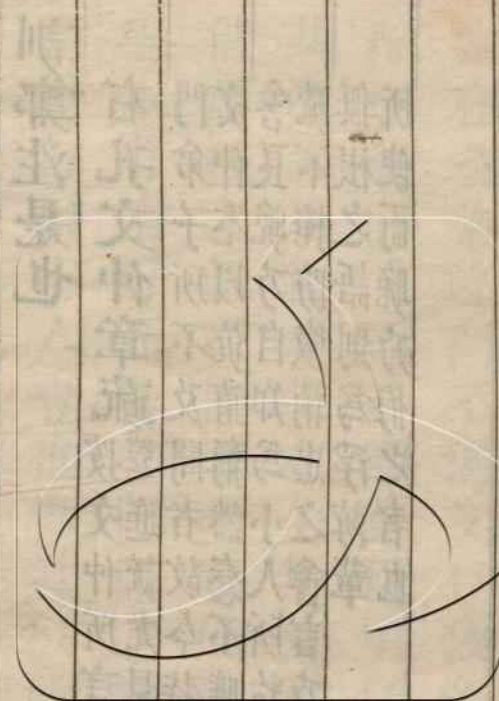
右二事汪端明記

右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
物纖汙天資儉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
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
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
其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汎濫援引
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引之迹以眩惑淵慮上
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
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矯欺以所無
有每至講罷必曲爲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
復生爲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閒之
餘淡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
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

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
陛下亦必黽勉爲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
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
候問聖體橫僭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
訓鄭注是也

右孔文仲章疏按文仲所言雖極其誣然所載經
門弟子所不及聞者故今特附于此以愛君之心有
文仲本以仇直稱然愈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
善長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給憤鬱嘔血而死然則此
疏不掩防微納忠之善言乃其仇直所發而凡醜詆
無根之語則爲浮薄輩所使而晚乃悔之者也





刻間空豈肯... 歐英學士... 到不衣父... 三平不言之...

